

试探以韵脚来确定先秦文献的结构和解释：以《道德经》为例¹

作者：罗仁地 译者：李盟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语言科学中心，广东，中国

摘要：本文以《道德经》的段落为例，指出在切分先秦文献的短语、句、行、段、章，以及理解文献的哲理时，韵脚的分析可以提供重要的线索，并且可以帮我们看出哪里由于禁忌或抄写错误而导致了字的更改。

关键词：《道德经》、韵文、先秦哲学、训诂学、韵律在训诂的作用

1、引言

先秦时期的中文经典文献通常未标注短语、句子或段落的分界，因此在阅读这些文献时，需要自行判断何处停顿，以及如何将文字分组形成短语或子句。此过程往往并不容易，因此对于文献分段的争议时有发生，而这种分歧又会影响对材料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韵脚的分析可用作重要参考。因为韵脚可以标记句子的结束，有时甚至是短语的界限。当然，并非所有的材料都涉及韵脚，即便涉及，也未必每一部分都有韵脚。但在出现韵脚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以利用。此外，韵脚还可以帮助确定某些文字的正确读音，尤其是在存在多个读音时，或用于辨别因避讳或抄写错误而导致的文字变动。

然而，由于自这些文献诞生以来的 2500 多年里，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汉语中押韵的词汇在现代汉语中可能已不押韵。如果不了解古汉语的音韵学，很容易忽略其中的韵脚。即使是在汉语历史音韵学有深入了解的学者之间，关于哪些行或短语押韵的问题仍存在争议。例如，高本汉（Karlgren, 1932）和董同龢（1938）在讨论《道德经》（也称《老子》，传说中的作者名字）韵脚时，就对哪些行或短语押韵意见不一。这部道家哲学经典大约成书于公元前 5 世纪，已被翻译了数十次（被译成现代汉语及多种外语版本，其翻译次数之多仅次于《圣经》），在这些翻译之间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解读。

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译者对材料不同的分句方式，一部分是由于译者所依据的材料版本。现存的《道德经》版本不止一种，包括由公元 3 世纪时的王弼注释，后又被 6 至 7 世纪时的陆德明进一步注释的版本；由公元前 2

¹ 英文版是 LaPolla, Randy J. 2022. On the use of rhymes in determining the struc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Old Chinese texts: The case of the *DàoDé Jīng* 《道德經》.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5 : 1-9 (Special issue in honor of Prof. Li Fang-Kuei's 120th birthday). 我谨将此论文献给《中国语言学集刊》的纪念专辑，以纪念李方桂教授诞辰 120 周年，表达我对李先生的敬意与深情，并感谢他在语言学领域及为人处世方面给予我的教益。

世纪河上公注释的第二种版本；以及由 6 至 7 世纪学者傅奕注释的第三种版本。此外，还有最近从古墓中出土的若干不同版本。

本文是《道德经》长期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包括比较现存的不同版本，研究注释，分析韵脚，并评估哪些版本的哪些部分最符合韵脚，同时与材料所呈现的整体哲学思想一致。许多其他学者也进行过类似的工作，有些是为了解读材料，有些则试图确定材料中体现的方言音系。然而，本文希望通过讨论传世材料中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分析韵脚得到解决，从而强调研究这些材料时需要重视韵脚的重要性。

2、研究框架

研究古汉语音韵学的学者通常利用《诗经》——中国文学中最早的诗歌集——中发现的韵脚来确定当时哪些字可能在发音上相似。其韵脚为理解古汉语的音韵系统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学者们将押韵的字归为同一韵类，并用其中的一个字作为该韵类的名称。在本文对相关段落的讨论中，我列出了古汉语音韵学研究者使用的《诗经》韵类分类，并在右侧给出了李方桂教授（李方桂 1982）对这些韵类的音值解释。这些解释仅供参考，因为它们不一定与《道德经》中体现的韵脚完全一致。《道德经》被认为使用的是中国中南部地区的古楚国方言，与《诗经》中反映的北方方言有一定差异。

除了《道德经》，还有一些材料也被认为代表了楚地方言的特征，例如屈原（公元前 340–278 年）所作的《楚辞》以及宋玉（公元前 298–222 年）所作的一些赋（赵彤，2003）。这些材料中存在一致的押韵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道德经》中哪些字押韵，哪些不押韵。

《诗经》中存在许多“交叉押韵（cross-rhymes）”现象，即来自不同韵类的字在某些特定诗句中偶尔被一起用来押韵。在楚方言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大量这样的交叉押韵现象。例如，表 1 中列出了《诗经》中在楚地方言文献中经常出现交叉押韵的韵类（Karlgren 1932；董同龢 1938；赵彤 2003）。

表 1：《诗经》韵类在楚方言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交叉押韵。

東：陽 (*-uŋ: *-aŋ)	之：幽 (-ə(g): *-əw)
耕：真 (*-iŋ: *-in)	侯：魚 (*-u(g): *a(g))
文：元 (*-ən: *-an)	真：文 (*-in: *-ən)
東：冬 (*-uŋ: *-əwŋ)	脂：微 (*-i(d): *-ə(d))
物：月 (*-ət: *at)	之：魚 (-ə(g): *a(g))

由于这些交叉押韵的现象，赵彤（2003）对楚地方言的韵脚进行了如下解释（见表2，赵彤的音标中， \hat{o} 表示略高的 o ）：

表2：楚地方言韵类分析

之 (*-ɾ)	职 (*-ɾk)	蒸 (*-ɾŋ)
微 (*-ɿi)	物 (*-ɿt)	文 (*-ɿn)
幽 (*- \hat{o})	觉 (*- $\hat{o}k$)	冬 (*- $\hat{o}ŋ$)
辑 (*- $\hat{o}p$)	侵 (*- $\hat{o}m$)	
宵 (*-au)	药 (*-auk)	
侯 (*-o)	屋 (*-ok)	东 (*-oŋ)
鱼 (*-ɔ)	铎 (*-ɔk)	阳 (*-ɔŋ)
叶 (*-ɔp)	谈 (*-ɔm)	
支 (*-e)	锡 (*-ek)	耕 (*-eŋ)
脂 (*-ei)	质 (*-et)	真 (*-en)
歌 (*-ai)	月 (*-at)	元 (*-an)

这一系统使交叉押韵显得更为自然（natural），例如，“东”（*-oŋ）与“阳”（*-ɔŋ）、“侯”（*-o）与“鱼”（*-ɔ）的元音仅在高度上略有差异，而“之”（*-ɾ）与“幽”（*- \hat{o} ）仅在圆唇化上有所不同。然而，尽管这些韵类的划分在押韵模式上有坚实的经验基础²，其音韵学解释却具有一定的推测性，并带有一些目的论色彩，因此仅供参考。

3、分析

现在让我们转向对《道德经》的分析。以下是《道德经》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1)道可道，非常道。	(道幽部*-əw; 道幽部*-əw)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耕部*-iŋ; 名耕部*-iŋ)
无，名天地之始；	(无鱼部*-a(g); 始之部*-ə(g))
有，名万物之母。	(有之部*-ə(g); 母之部*-ə(g))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无鱼部*-a(g); 妙宵部*-aw)
常有，欲以观其徼。	(有之部*-ə(g); 徼宵部*-aw)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两阳部*-aŋ; 名耕部*-iŋ)
同谓（之玄）	(玄元部*-an)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元部*-an; 门文部*-ən)

² 也就是说，哪些词可以押韵可以通过韵脚来确定。例如，在楚地文献中，被归类为《诗经》“东”和“阳”韵类的词语虽然经常相互押韵，但它们在楚地文献中更多地各自韵类内押韵，因此仍然被视为独立的韵类（赵彤，2003）。

(2)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美脂部*-i(d); 恶铎部*-ak)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善元部*-an; 善元部*-an)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生耕部*-iŋ; 成耕部*-iŋ)
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形耕部*-iŋ; 倾耕部*-iŋ)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和歌部*-ar; 随歌部*-ar)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事之部*-ə(g); 教宵部*-aw)
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	(始之部*-ə(g); 有之部*-ə(g))
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恃之部*-ə(g); 居鱼部*-a(g))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居鱼部*-a(g); 去鱼部*-a(g))

如果我们将这两个章节放在一起分析，可以发现其押韵模式很有规律，每行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押韵，而且两段的押韵模式大致相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两段的前两行都没有押韵（除非我们将重复视为押韵）。

例一：

如果进一步看第一部分，可以通过韵脚解决材料解读中的一个问题。传统上，对于第一段第三行和第四行，人们会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是上述材料中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另一种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种解读符合两段整体的韵脚，因为“无”与“始”押韵，而“有”与“母”押韵，而第二种解读则未能保持这一押韵规律。从材料的阅读和意义解读来看，这也支持将第三行和第四行的主题理解为“无”和“有”，而非“无名”和“有名”。这种解读更符合整部《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及其表达方式。例如，第二章第三行：“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第四十章：“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三章：“出于无有，入于无间”，都明确讨论从“无”中产生“有”的过程。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其押韵模式与所讨论的那一行相同。

例二：

如果我们再看第一章的第五行和第六行，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解决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划分句读。这里有两种选择：“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和“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通过押韵分析，前一种更为合理，其中的主题分别是“常无”和“常有”，这也更符合上述段落提到的哲学思想和整体讨论的逻辑，将“无”和“有”作为主题，而不是将“无欲”和“有欲”作为重点。《道德经》频繁提到“无欲”（没有欲望），但从未提到“有欲”（有欲望）这一表达。此外，“常有欲”这一概念在书中的语境里并不成立，也与“常”在《道德经》中的通常用法不符。在第五行和第六行中，“欲”并非

表示“欲望”，而是起到一种表未来的语气助词的作用，类似于“将”。可以参考《庄子·天下》中提到的评论：“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在这段话中，“常无”和“常有”被认为是老子哲学的核心。

例三：

韵脚还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某个字在特定语境下的正确读音，特别是在该字有两个或多个可能的读音时。例如，在第六章中，以下是相关段落分析：第二行和第三行的每行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的韵脚显然一致，但如果我们将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牝”读作常见的“pìn”（该发音属于真部），则第一行的前后部分并不押韵。然而，这个字还有另一个具有相同意义的发音。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提到“牝”有一种更古老的读音：“牝频忍反，旧音扶死反”，这一读音属于脂部，与第一行前半部分的“死”押韵。此外，11世纪初的韵书《集韵》也记录了这一发音：“并履切”（卷五第33页），这一记载与陆德明提供的古音相符。更早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公元2世纪）指出，“匕”是“牝”的声符。而“匕”的读音属于脂部（卑履切），这也表明“牝”的读音如果归入脂部更为合理。这种分析表明，韵脚不仅是分析材料结构的工具，也在辨析音韵和确定词语读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6)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死脂部*-i(d); 牝真部*-in/脂部*-i(d))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门文部*-ən; 根文部*-ən)
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存文部*-ən; 勤文部*-ən)

例四：

第54章提供了一个通过韵脚识别材料中字符变更的典型例子。前六行的押韵模式十分清晰，每行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甚至第一行的第三部分）均相互押韵。

(54)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拔月部*-at; 脱月部*-at; 辍月部*-at)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身真部*-in; 真真部*-in)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家鱼部*-a(g); 余鱼部*-a(g))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乡阳部*-aŋ; 长阳部*-aŋ)
修之于邦，其德乃丰；	(邦阳部*-aŋ; 丰阳部*-aŋ)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下鱼部*-a(g); 普鱼部*-a(g))

在传世材料（received text；大家认为是正确的、标准的文本）中，第五行的前半部分使用了“国”（职部*-ək）替代了“邦”（阳部*-aŋ），但这破坏了非常清晰的押韵模式（因为“国”属于职部）。这显然是由于汉代避讳皇帝刘邦名字而导致的修改。

例五：

另一个例子出现在第 10 章，其中前六行的每行倒数第二个字都押韵。然而，传世材料中第六行为“明白四达，能无为乎？”，其中“为”（歌部）被用作押韵，但这破坏了这一章整体以支部为主的押韵模式。

(10)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一质部*-it；离歌部*-ar)
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柔幽部*-əw；儿支部*-i(k))
涤除玄鉴，能无疵乎？	(鉴谈部*-am；疵支部*-i(k))
爱民治国，能无知乎？	(国职部*-ək；知支部*-i(k))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阖叶部*-ap；雌支部*-i(k))
明白四达，能无为乎？	(达月部*-at；为歌部*-ar)
生之、	(生耕部*-iŋ)
畜之、	(畜觉部*-əwk)
生而弗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有之部*-ə(g)；恃之部*-ə(g)；宰之部*-ə(g))
是谓玄德。	(德职部*-ək)

尽管我们在一些其他楚文献中发现了歌部字与支部字押韵的例子（赵彤，2003:112，例如《楚辞·九歌·少司命》中的“离知”；《楚辞·大招》中的“佳规施卑移”；以及《庄子·在宥》中的“知离知离”），但这些例子几乎都涉及“离”这个字。这表明“离”可能具有某种特殊性，因此大多数学者（例如 Karlgren 1932；董同龢 1938）接受在这段话中“离”与“儿”押韵的观点³。然而，对于“为”

³在第 28 章中，我们也发现“离”在第二行中与“儿”押韵。从整体押韵模式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晰：第一、第三和第六行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押韵，而第二、第四和第五行的三个部分都押韵：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	(雌支部*-i(k)；谿支部*-i(k))
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谿支部*-i(k)；离歌部*-ar；儿支部*-i(k))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黑职部*-ək；式职部*-ək)
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式职部*-ək；忒职部*-ək；极职部*-ək)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辱屋部*-uk；谷屋部*-uk)
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谷屋部*-uk；足屋部*-uk；朴屋部*-uk)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器微部*-ə(d)；长阳部*-aŋ)
故大制无割。	(割月部*-at)

奇数行和偶数行也相互押韵（例如，1 与 2，3 与 4，5 与 6）。注意这些韵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可以从中领略到这篇文学作品韵律结构的对仗之美，并由此欣赏其艺术魅力。

字，我们无法得出相同的结论。Karlgren (1932:3) 假设“为”与支部词押韵，但如上所述，这种交叉押韵并未在其他楚地文献中得到支持。而董同龢(1938:9-10) 似乎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可以在马王堆帛书 B 本（马王堆 B）和傅奕本中找到。在这些版本中，该行的后半部分被写作“能毋/无以知乎”。与传世材料相比，这里有两个显著的不同：一是增加了“以”，二是将“为”替换为“知”。增加的“为”破坏了行文的对称性，因此可能并非原文，但用“知”替代“为”（即“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在押韵上更合理。此外，表达“无知”也更符合这一段的语义，与“明白”形成对比，这正是道家思想追求的目标之一（例如，第 71 章提到：“知不知，尚矣”）。

例六：

(16)致虚极，守静笃。	(极职部*-ək; 笃职部*-ək)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作铎部*-ak; 复职部*-ək) ⁴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芸文部*-ən; 根文部*-ən)
归根曰静，是谓复命。	(静耕部*-iŋ; 命耕部*-iŋ)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常阳部*-aŋ; 明阳部*-aŋ)
不知常，妄作凶；	(常阳部*-aŋ; 凶东部*-uŋ)
知常容，容乃公，	(容东部*-uŋ; 公东部*-uŋ)
公乃全，全乃天，	(全元部*-an; 天真部*-in)
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道幽部*-aw; 久之部*-ə; 殆之部*-ə)

这一段中韵脚非常一致，但也出现了一些常见的交叉押韵现象。传世材料中，第 8 行的“王”替代了“全”，但这一更改破坏了押韵模式，因为“王”（属于阳部）和“天”（属于真部）并不通常押韵。推测这是抄写错误，将“全”误写为“王”。此外，从意义上看，“全”更符合王弼对该句的解释：“荡然公平，则乃至至于无所不周普也”。

例七：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第 20 章的第 4 行。以下是第 3 行和第 4 行的内容：

(20)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阿歌部*-ar; 何歌部*-ar)
美之与恶，相去何若？	(恶铎部*-ak; 若铎部*-ak)

⁴董同龢(1938:3) 指出，Karlgren 认为“作”与“极”押韵的看法是错误的。然而，鉴于其他各行的前后部分均遵循押韵规律，这一行若不遵循该模式，显得颇为不合常理。

在第 20 章的第 4 行，传世材料使用了“若何”，而大多数其他材料版本则为“何若”。通过分析押韵模式可以看出，“何若”才是正确的表达，因为“若”与“恶”押韵，而“何”则不押韵。

例八：

同样，也有不少学者质疑，为什么第 21 节第 7 行的文本使用的是“自今及古”而不是“自古及今”。然而，当我们审视这一节的押韵模式时，就能明白其措辞如此安排的原因：“自今及古”符合押韵模式，而“自古及今”则不符合。

(21)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容东部*-uŋ; 从东部*-uŋ)

道之为物，唯恍唯惚。 (物物部*-ət; 惚物部*-ət)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阳部*-aŋ; 象阳部*-aŋ)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惚物部*-ət; 物物部*-ət)

窈兮冥兮，其中有情； (冥耕部*-iŋ; 情耕部*-iŋ)

其情甚真，其中有信。 (真真部*-in; 信真部*-in)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衆甫。(古鱼部*-a; 去鱼部*-a; 甫鱼部*-a)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哉之部*-ə; 此支部*-i(k))

关于韵文材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分析材料时，不应过于强调某个特定词语在韵脚中的使用，因为它可能是为了押韵而被选择，而不仅仅是基于语义。这一点在分析押韵材料时需要特别注意。以上仅是一个部分押韵材料中的少量示例，但可以建立一个原则，即在处理可能存在押韵模式的材料时，需要认真考虑押韵的作用。

4、类似的例子 (A parallel example)

当本文的初稿展示给非语言学领域的中国哲学专家时，有人表示难以想象这些词语如何按我的分析方式押韵，特别是在现代普通话中它们的发音差异很大。因此，我想提供一个现代汉语方言的平行示例，即在台湾使用的闽南语。这个例子展示了某些在普通话中不押韵的词语如何在另一种汉语变体中押韵，同时说明押韵并不总是完全精确的。

以下是台湾闽南语一首现代流行歌曲的歌词，其押韵词后附有读音（你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聆听歌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EHmuGseJ0>）：

若是有一工 (kaŋ¹) 我忘记哩我的名 (mia⁵)
麻烦你着详细讲乎我听 (tiã¹)
讲咱的故事 (su⁷) 一生的风雨 (u²)
反势我会想起咱的所有 (u⁷)

若是有一工 (kaŋ¹) 你祇认得我的人 (laŋ⁵)
请你毋通拒绝我的揽 (lam²)
我的胸坎 (kham²) 有烧烧的温暖 (luan²)
曾经陪你寒冬每一晚 (buan²)

岁月染成白头髻 (tsaŋ¹) 牵手行甲祇震动 (taŋ⁷)
是咱双人一生的愿望 (baŋ⁷)
总有一工 (kaŋ¹) 身边会减一人 (laŋ⁵)
毋通忘记哩咱 (lan²) 来生再来牵 (khan¹)

在前两节中，押韵模式遵循“3-3”的结构，这表明韵脚并不总是完全一致。这也突显了它们与现代普通话发音的差异，例如“事”和“雨”在普通话中发音差异极大。相比之下，最后一节的最后一行则改变了韵脚，可能采用了不同的韵（假设它并非试图与“-aŋ”押韵，尽管这仍是一个可能性），或许是为了突出歌曲的结尾。

参考文献：

- [1]. Karlgren, Bernard. 1932. The poetical parts in Lao=tsi . GöteborgsHögskolas Årsskrift 38.3:1-45.
- [2].李方桂. 1982.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3].董同龢. 1938. 《与高本汉商榷“自由押韵”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7.4:533-543. doi:10.6355/BIHPAS.193801.0533
- [4].赵彤. 2003. 《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On the Use of Rhymes in Determining the Struc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Old Chinese Texts: The Case of the Dào Dé Jīng 《道德经》

Randy J. LaPolla

Center for Language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t Zhuhai, Guangdong,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example of passages of the DàoDé Jīng 《道德经》 to make the point that when one is working with Old Chinese texts, it is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hyming patterns in the texts, as they give clues to the proper segmentation of lines and larger segments and to the proper pronunciation of some characters, and can alert us to where characters have been changed due to taboo or scribal error.

Keywords: Dào Dé Jīng, rhyming texts, pre-Qín philosophy, philological interpretation, prosody in interpret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Randy J. LaPolla Center for Language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t Zhuhai,
Guangdong, China
randylapolla@protonmail.com

